



上圖為作者在河南洛陽勘察防空情報時攝

千里眼順風耳 (三)

通訊老兵憶當年

· 梅汝珩 ·

合併軍校時期軼事

民國十七年(一九二八)九月,軍事委員會以統一軍事教育為理由,命令把交通技術學校撤消,併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,改組為交通兵科,和步騎砲工輜各兵科同一階層,並排列為軍校第六期,訓練地點不變,技術學校校本部撤消,各訓練學系各學生隊建制仍舊不動,校長李範一,教育長朱世明免職,任命陸海軍總部交通處長邱煒兼首任交通兵大隊長,軍校校長為蔣公中正,教育長何應欽將軍,第六期全校學生,約共有四千餘人。

這樣一個變化,原係大家意料中的事,不過全校師生們,對於這一個新興發展的交通技術學校,中途夭折,非常惋惜,對於邱煒野心和手腕,尤表不滿,部份教官隨李校長去職不幹,少數

同學,也因此退學,邱大隊長為了要挽留優秀教官繼續留校任教,曾費了不少心機,不惜挨家登門拜訪,虛心請教,終因大家對他誤會太深,感情無法協調,沒有獲得圓滿結果,用心良苦,在用人氣度上,確值得稱道,邱先生係一位政客,能屈能伸,手腕很高明,不比李校長,他僅係一位驕傲的學科學的人。

合併軍校不久,又更調華振麟為交通兵大隊長。華原係總部交通處副處長,當然仍舊是一切聽命于邱煒,學校的教官調整了一批新的,如韋之驊、蔡兆熊、吳紹麟、周駕山等,他們都係國內大學畢業年資較深的,功課也略有調整,軍事學科加重,工程技術學科相對減少,考試制度方法,也沒有以前那樣嚴格認真,月考成績不再公佈,成績不及格的也沒有淘汰制度,政治小組活動加強,軍事訓練由每天一小時增加到每天兩小時,

禮拜六整個下午打野外演習,雖在夏季炎日當空,特別要揀在大太陽底下操演,鍛鍊曬太陽,常有同學晒得當場暈倒,我同隊的譚其誠就是常暈倒的一個,冬季裏在冰天雪地,穿着草鞋布襪,野外行軍光着手托着那三八式步槍,寒風凜冽,冷得刺骨,腳趾凍硬,一個下午步行四五十里打野外是常事,南京附近軍事要地名勝,如燕子磯、雨花台、紫金山、明孝陵、玄武湖、碣山、棲霞山等處,幾乎跑遍了,每個禮拜一早晨,從大隊都整隊到黃埔路軍校校本部做國父紀念週,跑步一口氣跑好幾里,在軍校大操場集合四五千,校長蔣公中正,神采奕奕,目光炯炯,狀甚英武,訓話時音調高亢響亮,一講就是一兩個鐘頭,剴切訓誨我們要做一个頂天立地的革命軍人,啟發我們革命思想,堅定我們革命信念,告訴我們歷代聖賢豪傑為學治事報國做人的大道理,

教我們如何走上成功立業光明大道，苦心孤詣，語重心長，令人衷心崇敬，那時還沒有擴音器設備，對偌大個場面講話相當吃力，當然學生們靜靜的在下恭聽着，全場除校長講話聲音外，鴉雀無聲，教育長何應欽將軍，有時代替校長主持紀念週，態度謙沖，溫文儒雅，訓起話來，用他貴州鄉音「各位同學，請稍息。」使同學們如沐春風，倍感親切，我在軍校這個革命大搖籃裏，接收革命洗禮和薰陶，耳濡目染，也就鑄成日後做事做人堅苦卓絕，負責守紀踐履篤實的堅強個性。

週會集合場係按照步騎砲工輜交通各兵科次序，分區前後一排一排的站立，交通兵科後面，站着中央黨務學校。（後改爲中央政治學校，現爲國立政治大學），黨校有不少女同學和我們一樣穿着軍服草鞋，精神飽滿，不讓鬚眉，因此交通隊同學，有的不免要頭向背後看看，有一次週會教授部主任王柏齡主持，王將軍在訓話時，發現台下交通大隊學生區域人頭亂動，就高聲喝着：「交通大隊學生不許亂動」跟着藉機大訓我們一頓，說我們併入軍校不久，還沒有脫離文老百姓習氣，吊兒浪當……等類刺耳的話，不料忽然在我們隊伍裏，立即有一位楊周熙起了反應，高舉着右手，口呼「報告，不能一概而論」，這一鳴驚人，同學們感覺到渾身痛快，佩服楊周熙勇敢抗議發言，可是却把隊職官嚇得着慌，深怕長官責難，說他們沒有把學生管理得好，果然在王主任訓話完畢後，立即有一位傳令兵，由講台奔向交通大隊跑來，向隊長傳令要楊周熙

到講台上親自報告，這時我們又爲楊周熙捏一把汗，豈知楊兄不慌不忙，跑步到台的正中央，先向王主任敬個禮，然後開口發言，詎料他並沒有解釋什麼，「報告，不能一概而論」的道理，却藉機會大吹其法西斯主義，揮拳撫掌，慷慨激昂，狀至興奮，周熙係貴州人，平時愛好文藝，熱心政治活動，畢業後分發在軍校特別黨部辦理黨務，有一次蔣校長召見，校長向他說，「你的法西斯主義研究得還不透澈，學校送你到意大利去再學習。」他于是奉派赴意大利留學研究法西斯，回國後著了一本書，名叫「我與法西斯」封面上印着他本人一張全身照，僅穿着短褲一條，光着上身赤着腳，一瓣一瓣肌肉畢露，體格相當健美，右手緊握着拳頭，向上指着，好像向人鼓吹法西斯主義的姿態，這本書一出版，便洛陽紙貴，暢銷一時，因此楊氏風頭很健，成爲同學中顯露頭角最突出人物，回國後馬上就在別働總隊任中校總隊附，（當時同學們一般不過上尉階級），別働總隊係一個和共產黨鬥爭的主力部隊，權力很大，黃埔三期生康澤任總隊長，後來楊兄在別働隊因鋒芒太露，和康澤合作不好去職，從此，就再不得志，仍舊回到通信本行，抗戰末期，我在昆明陸軍總部晤到他，他在那裏當科長，精神頹廢，意志消沉，毫沒有當年得意神氣。

關重禁閉借酒使性

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中秋節前，學校放一個禮拜假，那時西湖博覽會在杭州開幕，各地觀光遊客擁擠，同學們也多趁着機會去上海杭州旅

行觀光，我因時間和經濟關係，沒有前往，留在學校圖書館內搜讀了幾本參考書，有一天，同史說姚定民三人去棲霞山短足旅行，棲霞山離南京城廿多公里，高山峻嶺，曲折崎嶇，懸崖峭壁，氣象萬千，風景絕勝，我們遊罷歸來，由下關火車站搭乘火車返校，在擁擠人羣中，我不慎把學生符號失落，回隊報告洪區隊長，區隊長轉報富中隊長，罰我重禁閉一天，重禁閉裏沒有坐凳，沒有床鋪，更沒有蚊帳寢具，一天送三次飯，只有一杯白開水，沒有菜吃，這是過去軍中殘忍教育方法之一，我不幸在那裏竟渡過了最長的一夜，使我終生難忘。

中秋節，隊上加菜慶祝，我一時高興，喝了幾碗紹興酒，中秋係我的生日，我越喝酒，興致越高，喝令猜拳，結果糊糊塗塗喝得酩酊大醉，但酒醉心明，吃了酒胆子大，愛裝瘋，我趁着酒瘋，找那次關我禁閉的洪區隊長算賬，痛快地戲謔了他一番，後來經同學胡獻羣等把我拖開，從此我便和隊職官情感愈搞愈壞，我并且時常藉故到醫務所，由醫官開病假條，規避軍事訓練，和野外演習，儘量避免和隊職官接觸。

「高就」台長分發青島

民國十八年初（一九二九），中央軍校航空班成立，毛邦初出任首屆主任，考選在校有志航空學生，轉習飛行，我同隊同學，錄取的有胡獻羣、王可贊、徐康良、蔣翼輔、段國楨、徐煥昇、鄧志堅等人，我因體格不及格，未及中選，不久濟南慘案發生，日本人在山東濟南大肆屠殺同胞

把我國外外交特派員蔡公時耳朵割掉，以示侮辱，全國羣情譁然，慷慨激昂，義憤填胸，同學們滿腔熱血，一致要求請纓殺敵，接着陸軍部隊擴充，通信兵團成立，交通處也增建電台，團長和處長都由邱煥一人充任，集軍事通信交通大權于一身，我們畢業典禮，係在一九二九年五月舉行，因為部隊上需要通信工作人員，不等行畢業典禮，就先挑選技術成績優秀的一批學生，分發服務，我和李昌來等第一批派出，昌來禹明派到通信兵團，配屬陸軍部隊，在前方作戰，我則分發到總部軍用第十九電台，台長周駕山係我們的教官，同被派往十九台的同學，有史說、沈煥、薛敏泉連我共四人，我們的待遇，是陸軍少尉，月餉四十二元，免除見習階段，以後行過畢業典禮後分發的同學，要當見習官六個月，見習期間，月餉廿元，我們先派出來的，在待遇上和以後升遷上，都佔很多便宜。

史說、沈煥、薛敏泉三人，以後都考進陸軍大學，史和沈係陸大十期，薛敏泉陸大十一期，沈煥在抗日戰爭期間，在通信營長任內，被日軍槍殺，薛敏泉在剿共期間，遞升至師長，大陸戰敗來到台灣，在國防大學當教官，一九五五年因腦溢血逝世，史說在抗日期間，在緬甸作戰，當過新一軍孫立人的參謀長，後來抗戰勝利，派在東北鄭洞國總部當參謀長。

第十九電台，配屬憲兵司令部，司令吳思豫，我們隨他由南京出發，循津浦鐵路經過濟南，換乘膠濟鐵路前往青島，濟南係山東省會，民情淳樸，豹突泉、珍珠泉聞名遐邇，黃河大橋在省

垣附近，工程偉大，附近名勝有千佛山，雕刻精細，據說那裏只刻了九百九十九尊佛像，剩下一尊，係雕刻匠雕塑着他自己，我特別仔細看那尊雕塑石像，神氣十足，栩栩如生，巧奪天工，技藝確實不錯。

青島係一個半島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，割讓給德國，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，又被日本奪去，延至民國十八年，幾經交涉，才歸還我國，我們係去担任接收青島使命，島上德國人留下軍事遺跡巨型砲台，多被日人炸毀，居民日本人居多，日貨充斥于市，并由青島轉運銷售到平津京滬一帶，該地夏天氣候涼爽，是個避暑勝地，市區建築西化，全部柏油馬路，寬敞光滑平坦清潔，我們電台本來和憲兵司令部駐在提督樓，提督樓原係日本提督官署，三層高樓，室內鋪着厚厚的地毯，傢俱全係楠木製成，鑲嵌着大理石，華貴異常，堂皇富麗，後來我們電台又遷駐跑馬場和第一公園附近湛山一座小洋房裏，傍山建築，遠眺海上風景，環境非常優美。

我初出校門，在這樣一個優美的風景區生活，一人一間臥室，舒適滿意，平時除了工作以外，就是看書，鳴春叔和汝斌堂兄在美國普度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研究，他們不時寄我些無線電新書，我在這裏潛心自修，進益不少，我每月餉洋四十二元，除九元伙食外，很够應用，我們電台配屬憲兵，因為憲兵負責維持戲院秩序，所以憲兵軍官，進電影院、京劇場，都免收門票，還要坐包廂，因此，我有時也和史說他們去戲院逛逛。在青島不久，接着南京航空班胡獻羣同學來

信，告訴我軍校成立留學預備班，選送各兵科大隊成績在廿名以前的學生去歐洲留學，他因成績優良，被選入班受訓，李昌來也在前廿名以內，但他工作在前線，來不及參加，史說和我學術科，成績都很好，但軍訓和操行分數很低，名次落後，軍訓和操行分數，係隊職官評定，至此我才深深懊悔在學校期間，自從那次丟失符號被關禁閉以後，和隊職官一直相處不好，雙方情感惡劣，却暗中吃了大虧，一個人一生常常會因一件小事，影響到終身前途和命運，所謂「小不忍，足亂大謀」，這不啻給我一個大教訓。胡獻羣從留學班畢業後，派去英國，學成返國後，初次在江西担任國民軍訓主任委員，從此一帆風順，做到國防部次長而死于任所，李昌來後來在湖南大學完成學業，考取英國劍橋大學，回國後任陸軍通信兵學校校長，後又任海洋學院院長，現在還在當崇右專科校長，史說以後考進陸軍大學，畢業後在陸軍部隊帶兵，以至大陸淪陷。我則以一個通信老兵，嚴守崗位，服務軍事通信四十年，以至於限齡退役為止，一個人一生的經歷，真是變化多端。

南調馬尾海上歷險

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年冬，粵系將領號稱鐵軍張發奎，在廣東對中央政策有所誤會，通電反抗中央，政府派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將軍前往平亂，十九電台奉命由青島調回南京，配屬行營，我們乘着永靖運輸兵艦由南京出發到廣州，南京在冬天氣候嚴寒，冰天雪地，可是船一到廣

州靠岸，天氣却非常暖和，身上穿着的呢大衣、厚毛衣，一件一件脫下，一襲輕衫，分外舒適，由于張發奎瞭解中央施政動向，態度轉變得快，仍舊矢志歸順中央，所以我們到了廣州，兵不血刃，局勢已急轉直下的平息了，我們電台架在船頂上工作，也沒有搬下船，同事們都登岸痛快玩了三天，南國風光，山明水秀，氣候溫和，非常令人心曠神怡，稱羨留戀，尤以廣州茶樓菜館，各式名點菜餚，美味絕倫，國人稱「吃在廣州」，廣州菜點，譽滿全球，跑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，都可找到廣東菜館。

在永靖兵艦駛回南京途中，忽然遇着颶風，兵艦上無線電失靈，沒有收到颶風警報，船快駛到福建馬尾附近，颶風大作，海浪高達數丈，船身顛簸傾斜，駕駛台幾乎失却操縱力量，那艘一萬噸的運輸艦，就在驚濤駭浪中漂流了一整夜，時而浪花沖進了船身，或者沖進烟囪，全船官兵，嘔吐暈船不已，我們電台因在船頂層，風力特別強大，我睡在一張行軍床上，把頭埋在被窩裏，行軍床隨着船身起伏，翻來移去，剎時間電台機器被打翻落地，電線走火，星光四射，牆壁燃燒毀一大塊，情勢危急，驚險萬狀，機務員邱春江，奮不顧身，一面嘔吐，一面把電源切斷，並將火撲滅，幸好岸上有一強力探照燈，整夜跟着船的行動照射，給我們心理上安定不少，乘船指揮官，係行營交通處長華振麟，他係一位虔誠基督教徒，穿着全副軍服，胸前佩掛符號勳章，跪向天空，頂禮膜拜，祈求全能的上帝主，保佑全船平安，果然第二天拂曉，颶風過去，風浪平

息，大家慶幸脫離了險境，永靖艦乃徐徐駛進馬尾港，整理機械，補充燃料和食物，我們也趁機去馬尾輕鬆一下。

馬尾港天然形勢險要，兩岸高山陡立，山上架有重型巨砲，居高臨下，入口進港處，海面狹窄，祇能容着兩隻大船，併行的寬度，係軍事防禦要塞，船靠碼頭碼頭以後，我們吃了一頓海鮮，同事薛敏泉，係福建人，我們由他引導，去福州遊覽，福州以漆器和茶葉聞名全國，我選購了一對很精緻美麗的漆瓶，作為紀念，福州方言最不易懂，好在薛兄可充翻譯，解決困難不少。

漢口一段戀愛生活

永靖艦駛到南京以後，十九電台又馬上奉命換搭長江輪船，西上去漢口，仍舊配屬武漢行營何應欽主任，漢口係我國大商埠之一，和武昌漢陽隔江鼎立，稱為武漢三鎮，水陸交通，四通八達，市面繁榮，僅次于上海，十里洋場，聲色歌舞，華洋百貨，應有盡有，早年英俄德日法列強諸國，在漢口都有租界，帝國主義侵略，氣勢凌人，革命軍光復武漢後，俄國租界，由俄人自動交還我國，英德法三國租界，為外交部長陳友仁用強硬手段，無條件收回，獨有日本租界，依然存在，陳友仁係位華僑，不諳中文，在外交部長任內，用英文批公事，他在國民黨實係左派份子，和汪精衛合作至密，係一位中國近代史上手腕強硬有能耐的外交人才。

我在漢口工作大半年，國內軍事內戰，打個不停，舊軍閥吳佩孚、孫傳芳、張宗昌，雖被打

倒鏟除，新軍閥馮玉祥、閻錫山、唐生智、孫殿英、劉湘、劉文輝等等又相繼產生，各駐一方，擁兵自肥，時而服從中央，時而背叛，與民作亂，同室操戈，共產黨朱德、毛澤東，在兩湖和江西一帶山陵地區，宣傳共產，實施蘇維埃政府，勢力越搞越大，全國政治紊亂，民不聊生，平漢鐵路一帶，經常有戰事發生，同學有時在陸軍部隊吃了敗仗，逃命來到漢口，多半來我電台，有一次好友甘蘭聲、蔡大治兩同學，從唐生智、孫殿英部隊敗退逃命歸來，狼狽不堪，衣物盡失，我工作生活在漢口，沒有前方部隊辛苦，而且經濟待遇又好，上尉階級，八十元一月薪餉，還有武漢行營津貼每月廿元，四川省政府辦事處因為自己沒有電台，要利用我台為其拍發電報，每月送我們一人八十元，合共一月一百八十元，超過中校台長待遇，經濟很係寬裕，同學們羨慕不已，大凡來往漢口的同學好友，總不免招待一番。

讀書自修，還是我平素業餘嗜好，那時英語在中國流傳很是時髦，我起先學了三個月的英語，隨後又進了韓國人主辦的一個日文補習夜校，在夜校裏結識了一位廣西女同學張冰潔，她係湖北省黨部婦女運動會幹事，活潑大方，我對日文本來有點自修根基，恰巧她又坐在同排座位，于是以讀日文為媒介，很快就交上了朋友，我們初交來往很勤，差不多除工作和上夜課外，常在一個快遊玩、看電影、遊公園，很是快樂，後來我發現她男朋友很多，除我而外，省黨部委員湖北人左鐸，黃埔四期生，還有廣西人康頌民，公安局工作，都和她交往密切，最初她還向我解釋，係

因為工作關係，交遊不免稍廣，後來我發現她係在主演多角戀愛，用情不專，我係初次交女友，她却資格老練，幾個月來，把我弄得痛苦、快樂、辛酸、悵惘、神昏顛倒，感情起伏變化，極不穩定，使我讀書工作無心。

入雜牌軍一步高陞

民國十九年夏，(一九三〇)陸軍新編第三師

師長李虎臣，歸順中央，向陸海空軍總司令部請求派遣一個電台，沒有獲得批准，便自己成立一個，在當時，各雜牌軍隊，非中央嫡系，自己成立電台，購買槍枝，招兵買馬的多得很，軍隊沒有制度，新三師辦事處長宋錫侯，向行營交通處長王景祿請求推薦負責人員，輾轉接洽，邀我去擔任台長，並兼工程師，中校待遇，月薪一百七十元，連特別費津貼，月可獲得三百元，待遇相當一個簡任官，我因為交女朋友不順利，想離開武漢，變換個新環境，明知道李師不屬中央嫡系，沒有前途，但目前待遇還不錯，不妨去試試看，便欣然接受委任，并邀同學張楨担任報務主任，萬本欽任報務長，沈岳林任機務長，辦事處和我們領到了電台器材，買好了官輪船票，我們一行四人，由漢口去沙市新三師報到，在沙市第一飯店屋頂的高樓，架設電台，開始了通信作業。

這係我踏出校門第一次担任單位主管，畢業方一年多，十九足歲。就担任中校台長，同學們都羨慕不已，李虎臣原係陝西有名的綠林好漢，一字不識，大老粗一個，和楊虎臣齊名，稱為陝西李楊二虎，當時還有青海的馬福祥、馬步青、馬步芳，也號稱青海三馬，都是西北一時英雄人

物，中央因鞭長莫及，控制不了，任他們在西北稱王。

在李部工作，受到相當禮遇，因為我們係從總司令部推薦而來，又係中央軍校出身，李部因表示效忠中央，對中央關係，處處想拉緊，但中央對於雜牌部隊，始終不太放心，待遇上欠公平，部隊常不給足夠糧餉，械彈也沒有適當的補給，因此他們只有在地方上籌糧借餉，軍紀自然不好，和一些地方上官員及土豪劣紳，狼狽為奸，魚肉地方，中上級軍官，大多吸鴉片，士兵兩三個月不發一次薪餉，高級官長却生活闊綽，嫖賭鴉片都來，我一下跳進這樣一個環境，乃小心翼翼，戒慎恐懼，堅定把握自己，不為環境所污，報務主任張楨，四川人，思想非常積極前進，在地方上喜歡做點公益事，如辦民眾識字班、兒童團等，和地方上增進感情關係，因此李師部份年輕優秀中上級軍官，和我們很合得來，師部參謀長勞擘，湖南人，雖然鴉片烟癮相當大，骨瘦如柴，但人極聰明，足智多謀，軍事和國學造詣不惡，一筆毛筆字，寫得非常漂亮，思想還不太陳腐，他對我要好，時常教導部下，要多和我們電台的人來往，向我們學習，所以我們在那部隊裏和地方民眾間，還受到相當的崇敬，氣氛很友好。

這一支部隊紀律雖不行，戰鬥力却很强，有一次共產軍徐向前曠志勳，以一萬多優勢兵力，從沔陽漏夜，急行軍偷襲沙市荆門，李師以一旅之眾，經過一晝夜激戰，卒將來犯共軍擊退，李師長在陣地督戰，身先士卒，左右衛士被戰死，他還奮不顧身，指揮若定，待把敵人擊退後，我去師部向他道賀，地方上官紳人士，接二連三大批慰勞品送來，大家不免對他歌功頌德一番，他却躺在鴉片烟床上，吞雲吐霧，大過其鴉片烟癮，對着眾人談笑自若，眉飛色舞，說這次作戰，好比打了一次小麻將，他手氣好，而大勝了一場。

不久，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濬，命令李師離開沙市，移駐平漢鐵路側湖北安陸，要陸路行軍前往，順便沿着荊州，沙洋、應城、應山等縣清剿共軍徐向前殘部，李師奉命以後，師部高級人員和李師長，就計劃由沙市搭輪船去漢口，在漢口等候部隊行軍到達目的地安陸以後，再去安陸，全師部隊交由第一旅旅長王俊指揮，第二旅旅長李定五任副指揮，李師長并要我個人也隨師部行動，搭輪船去漢口，電台隨軍行動，担任通信連絡，我因責任關係，當然不能離開電台和師部一道去漢，吃苦大家吃，隨着軍隊行軍廿多天，在最初幾天，我還有滑竿坐，由兩名民夫搭着走，以後一天一天民夫逃跑開溜了，就改着騎馬，到行軍最後幾天，民夫逃跑的更多，挑運電台器材的人都不够，只有用馬來背器材，自己徒步行軍，在當時鄉間沒有汽車公路，陸軍部隊行軍，都係由地方上派遣民夫，挑運器材械彈行李，也不給他們錢，我們每天早晨四點鐘就出發，到下午四點鐘宿營，一天步行四十多公里，大部隊行軍，共軍早已聞風逃匿到山區，所經過的村落，連老百姓也難看見一個，鷄犬也沒有一隻，所謂堅壁清野，十室九空，一路上沒有戰鬥接觸，可是電台每日午後到達一個村落，必須架設機器，和漢口行營電台通信連絡，由指揮部交來一些電報，

內容據說都係些捏造和共軍戰鬥勝利和剿共告捷的假情報，一方面向行營邀功，一方面報銷損耗些彈藥，以便上級補充。謊報軍情，在當時陸軍部隊係普通一般現象，無論中央嫡系或雜牌部隊，或多或少，都患了這個毛病。李部到達安陸後，王旅長因不滿李師長領導，漏夜譁變，把第一旅軍隊全部拖走，投奔駐防在鄰縣孝感的岳維峻師，在譁變的當晚，王旅來了一排槍兵，把電台機器拆走一部份，使我對外通信斷絕，幸未傷害任何人員，僅飽受一場虛驚。

岳維峻師長也係陝西省人，原為國民二軍于右任胡林翼部下，和李虎臣同為綠林豪傑，改編國軍後，任新編師長，一九三一年冬，在湖北花園和共產軍賀龍作戰，被共軍俘去殺害，靈牌祀入忠烈祠，新三師叛將旅長王俊，被武漢行營押解到軍事法庭，經審判槍決，李師長貶調為武漢行營參議，仍掛中將銜，餘部由第二旅長李定五改編為暫編獨立第三旅，移防廣水，担任平漢鐵路武勝關一帶防務，電台改屬旅部，待遇組織人事不變。民國廿年初（一九三二）暫三旅調防到黃陂縣夏店鎮，我們由廣水出發，正值大雪天，地面上積雪九尺厚，一路在雪裏行軍，走進山區，沿途兩邊高山峻嶺，中間一條羊腸小道，我騎在馬鞍上，兩隻腳凍得僵硬麻木，從馬上跌到馬下，便棄馬步行，山路崎嶇且滑，身不由主摔跤不已，跌倒了又爬起來，很是有趣，幸而當時年輕，吃苦不在乎，夏店係黃陂縣的一個小鎮，離縣城六十公里，四面環山，夏店僅係一塊盆地，共產軍就在附近山區，出沒無常，虛虛實實，猶如

捉迷藏，有時一夜虛驚數起，在我們部隊警戒線以外，小部隊出巡，時常被共軍消滅，大部隊出去，共軍却逃得無影無踪，夏店對外沒有交通，僅係靠兩條腿走路，鎮內沒有商店，只有幾家老百姓，我們的膳食採買，都係由採買隊伍從縣城黃陂買來，郵政三天一班，由一個郵差來往，步行往返。

遠征上海痛苦追求

我們在夏店駐紮了半年，生活可以說枯燥苦悶已極，我女友張冰潔，自從我離開漢口以後，還一直保持著友誼，有時通信很勤，到了夏店，因為郵政不靈，我們間音訊中斷了兩個多月，我一等再等，總接不到她的信息，心焦如焚，終于在某一天，我下定了決心，請准了事假，穿着一身士兵的服裝，掛着士兵符號，混在採買部隊裏，和他們走去黃陂縣城，換搭汽車去漢口。我天不亮就和部隊出發，經過六十公里的山區，有時遇

見鄉村自衛隊，背着土槍，分別不清楚他們究竟是鄉兵是土匪，或係共產軍，真是膽戰心驚。到達漢口，奔向張冰潔胞兄家，才知道她已去上海，住在法租界她叔父家，我又馬不停蹄，漏夜搭長江輪，逕去上海，按地址找到了她，久別重逢，相聚到很歡快，我在上海住了一個禮拜，我們玩遍了附近山水名勝，電影平劇也欣賞了若干回，玩得很高興投機，但是一提到婚姻問題，她總是吞吞吐吐，敷衍塞責，虛與委蛇，環顧左右而言他，我深深體會到她還在猶豫未定，和我一同去上海遊玩的同學李潑田，看到我們這種交往情形，勸我儘早把她拋開，拋得愈遠愈好，我在失望痛苦之餘，懷着一顆不勝悵惘沉重心情，回到湖北防地，不但旅用費花去不少，心情上且受到一番折磨，我竟不能斬斷情絲，硬着心腸和她一刀兩斷，還係藕斷絲連，和她繼續通信下去，她還係老樣，對我時冷時熱，若即若離，如此再維持半年多時間，使我精神痛苦不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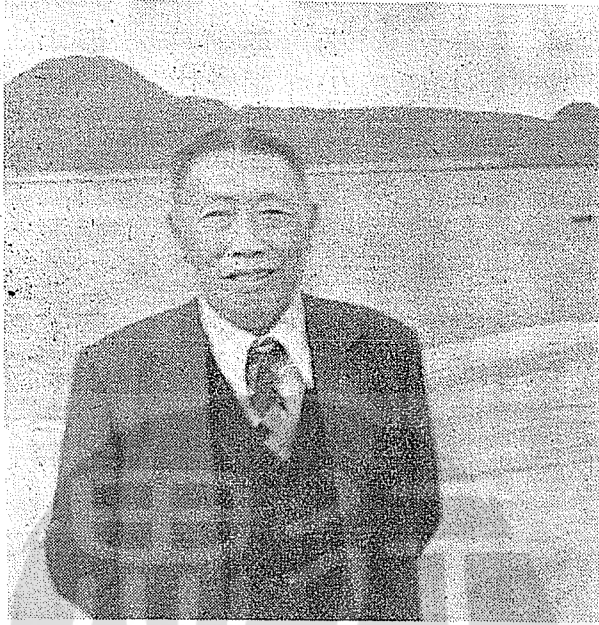
幽默小品

第一集

何 敏 著
定價柒拾元

本書為何敏先生繼「姑妄言之」一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腳踩兩頭船、吃苦薩、一根扁担打天下、半斤八兩都是梟雄、逐臭之夫、愚而好自用、貼金、脫派、萬病一「驚」、小事情大道理、得意莫忘形、笑斷腸子、半截豬腸抱恨終身、神仙老虎狗、同性戀愛、張飛殺岳飛、吹牛不犯法、胆大不怕羞、再談妙聯、老壽星騎公雞、電燈泡等幽默風趣短文八十三篇，篇篇精彩，百讀不厭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(右圖)「人世浮沉八十年」作者立法委員陳桂清先生近影(文見五十六頁)



(下圖)「千里眼順風耳」「通訊老兵憶當年」作者梅汝璈將軍(第三排右起第一人)與家人在美國寓所合影(文見第六十七頁)

